

徐卓呆 著

走馬燈

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

1924.

徐卓呆著

走馬燈

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

1924.

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

走馬燈

版權所有

特約發行所

著 者 徐 卓 呆

發 行 者 黃 濟 惠

印 刷 者 梁 溪 圖 書 館

總發行所 梁 溪 圖 書 館
上海棋盤街中市

全書一冊

定價六角

北京佩文齋書局
太原晉新書社
重慶唯一書局
長沙湖南印書館
長沙文化書局
成都中國圖書公司

走馬燈

徐卓呆著

一 竊聽

我嫁了。我一嫁，我的命運，便時時有變化了。我正如風中落葉，任憑這命運之神搬弄，也不曉得前途是何等樣的境遇在那裏迎接我啊；我每每想到那不可預知的將來，就要回憶到我的已往咧。

我是浙江嘉興人，家中向來是做紙商的。源昌紙鋪，在市上也是一家大店鋪。管帳的和夥計學徒出店等，一共使用着有二十個人光景。

我母親在我五歲時，產了弟弟琴生，產後的經過不佳，病了二十天左右，便一命嗚呼了。母親，我但記得伊是個瘦長的人，面貌是紀不得了。在我七八歲後，鄰近的人都說：「面孔真像母親啊！」我聽了，暗暗去取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，往往會憶念母親的。

母親的面貌雖已忘掉，有幾件事，還留在我的回憶中。有一次，不知到那裏去，母親帶着我同去，伊要我走，我只是要抱，便哭哭吵吵，後來到底母親抱了我。其時弟弟還沒生出來，只有我一個孩子，自然千依百順的啊。

我父親性質慈善，人家捉他一個綽號叫「彌陀佛」。店裏的事，都託付給管帳的辦着，自己只是愛喝酒下棋；一吃醉，就要講他年輕時在北邊遇拳匪的事了，（他親自見過拳匪打仗。）但是所講的話，每次相同，總把這幾句反復着。

母親死後，勸父親續娶的很多；這位愛子女的父親，豈肯把小兒們託給繼母呢？一把他拒絕了。將弟弟琴生，交給乳母。我把這位父親，當他又是父親又是母親。我雖缺了一個慈母，倒也很在幸福的日子中長成着。不過我有時在節日或休息日，見人家的孩子，牽着母親之手，出去遊玩，就不免有些羨慕了；然而倒也並不會縮在室隅暗暗哭泣，去嘗那悲傷之味。

我入了小學校後，成績優等，十六歲時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。我雖希望此後要入中

學，無奈父親思想很舊，以爲女子用不着高深的學問，便送我到附近一位楊師母處，去學習針綫了。

第二年的秋天，有一日我從楊師母那邊回來時，覺得父親室內，好像有客人在那裏談天，我當是又是下棋了，所以並不留心，打算一直往裏面去；不料剛通過父親一間屋子的門口時，只聽得說着「鳳娟鳳娟」，一個確是父親的聲音，一個乃做古董生意的鄭七叔啊。

他們談着道：

「那麼，只算是遊西湖，把鳳娟帶着去如何？」

「一定這麼辦罷！很好很好。他們那位少爺，去年在北京什麼學校的商科卒業，人非常誠實，現在年輕人裏頭，不可多得了，與小姐也很配。」

「是啊！年紀也是年紀了。況且又沒有娘，我總想早早把伊定婚了，也算了了一樁心事啊！」

「是了。這裏的小姐，又聰明，又是美麗，雖不必急急。但是婚姻一事，也不能單單這麼說，還是早些定奪的好。」

我在說話的中途聽得，却不很詳細，總之像是要把我配給杭州一家什麼人家罷？我心頭一跳，便足聲很輕的往裏頭去。其時弟弟正伏在桌上，溫習數學，一看見我，即忙說：

「姊姊！這問題是怎麼答的啊？」

弟弟將紙上寫着的一個問題，拿到我面前來，我那裏有心想數學？聽他們的話，我不能不嫁了啊！那要做我丈夫的人，是個何等樣的人呢？方纔鄭七叔的說話中，有什麼北京某校商科畢業一句，或者就是此人麼？有父母沒有呢？家況怎樣呢？一樣一樣的想法，頭腦中紛亂異常，茫然呆想着，弟弟還以為我想着數學的解答呢，說：

「無論如何不明白麼？」

湊近我臉上看着，其時只聽得父親的聲音：

「那麼，過一天，把動身的日子通知你罷！」

將鄭七叔送出去了。

歇了一下，僕人來說「吃夜飯」，我帶了弟弟出去吃飯，對着食桌，胸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積着，一點吃不下，敷衍了一下，便攔着筷，到裏頭去了。

這一夜，我說「頭痛」，七點鐘就上床；但總也睡不着。夜漸漸深了，心裏要不想，還是想着，眼睛睜得很大。平日本來也覺悟着，曉得將來總不能不嫁；但今天果然要實現，不知怎樣又像悲痛又像恐怖，連把鄭七叔也恨着。倒不如希望這親事別成就罷！後來又覺得：萬一是良緣，那未免可惜啊！差不多我的靈魂，要脫離身體了。兩點鐘的鐘聲是聽得的；從此不覺得什麼咧。

二 劇場中

第二天早晨，父親叫我到他室中去。這事情，不問也明白，是昨日鄭七叔來談的親

事啊！我明知如此，心裏強以爲不是，低着頭走到父親室中去。

父親正拿着他一只極考究的茶杯，在那裏喝茶，用手摸摸茶杯的周圍，臉色笑嘻嘻的似乎與平日換了一種態度了。

一回兒父親將茶杯放在桌上，便道：

「有話與你說，所以叫你來的……」

他所要說的話，果然一點不錯，乃是親事。把父親的話，摘些要領說時，是如此

杭州在有名的清和坊，有一家叫做「嘉章」的綢緞店。主人顏某，曾經被選舉爲縣議員，財產既富，又有名望。現在這主人，已在三年前死去。他長子顏棠，去年曾在北京的學校中，商科畢業，現在已回到家中來了。顏棠今年二十三歲，他下面雖有一個八歲的弟弟，乃是繼母所生，與顏棠是異腹的兄弟。

鄭七叔來說親，是想把我配與這顏棠，我父親正打算日內到杭州去遊西湖，順便可

以打聽打聽顏家的內容，或者還能夠有機會得見其人。所以父親與我，同了我姑母與鄭七叔，要一起赴杭州去；鄭七叔與顏家，是上一代就有交情的，因此他很願意來做媒。過了四五天，父親便告訴我：明天就是赴杭州去的日子了。破石的姑母，早一天到我家裏來，這一日替我臉上身上細細打扮。到了火車站，乘着朝晨第一次的火車，離開嘉興了。

正午時分，火車一到城站，就有旅館中人來招待，我們便定了虎林旅館，雇了車子前去。

一吃過午飯，鄭七叔獨自出去，不多一刻也就回來了，與父親輕輕說了些什麼，大約是前途的事罷！我是從來沒有離過家鄉的人，自然還是初次到杭州，遊遊西湖，却很快樂；不過萬一不要被前途知道了，把我看這麼一看，那還了得麼？胸中就十分騷亂，恨不能立刻要回嘉興去了。姑母領了我去游湖，我也一味擔心：湖光山色，好像都沒有入我眼中。

晚飯後，父親拿出錢來一看。

「喂！七點鐘了，快去罷！已是好戲的時候咧。」

姑母再替我撲撲粉，換了一身新衣，打扮好了，對我微笑。父親只是催促着，我覺得預料的事情不實現，倒也放心，於是一同乘着車子前去。

地方是城站的第一台，內部很寬大，聽說是與上海的劇場一樣的。我們是坐定在左面一間包廂之中。姑母便問了鄭七叔幾句話，就低聲對我說：

「你留心罷！那對面第三個包廂，不是現在空着麼？這就是顏家定下來的，他們一家人都要來看戲了！」

我一聽，大爲驚嚇。姑母又道：

「別慌！這是鄭七叔去探聽來的，他們並不曉得我們在此，你決不會被他們看去的，放心罷！你看！鄭七叔不是到樓下正廳上去另覓位子了嗎？他怕坐在旁邊，被顏家的人覺得啊！」

不多一會，對面包廂中，由案目領着，走進幾個人來了。姑母一說明，方知詳情。一個面色很白的青年，就是頌棠了，臉色極溫和。其次坐下来的，是一個高鼻圓眼的婦人，年約四十五六，乃頌棠的繼母。此外還有幾個人，大約是親戚了。

不知是我神經過敏呢？還是當真如此？覺得他們一坐下來，許多目光，只是對我一個人射着，我只好低下頭來。他們怎麼會瞞得我呢？難道鄭七叔已經去說過了麼？

散戲館時，我們先走，我總覺得他們一羣人跟在我背後，因此頭也不敢回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四個人，去遊公園，平湖秋月，岳廟，玉泉等，我已不像昨天遊湖那麼乏味了。不知怎樣很高興，在樓外樓吃了午飯，便由鄭七叔領我們到清和坊去，看看那嘉章綢緞鋪，確是非常的大，並且又在熱鬧之區。又到上板兒巷去，看看他們的住宅，在門前通過，不過相看一個大略罷了。第三天上午，我們就乘火車回嘉興，後來親事居然成就。我在第二年三月十六日嫁過去，從此便入波瀾很多的生活中了。

三 不安

我嫁了！我的嫁，便是我踏進變化不定的生活之第一步。當時我祇有十八歲，一向父親把我寶貝那麼養育着的，所以什麼事也不懂，現在我真像獨自一人被棄在大海中的一個孤島上一般。

過了兩三個月，繼母就吩咐我：「要到廚下去，監督着女僕們炊飯弄菜。」我聽了伊的命令，去幫着一同做事。繼母也常常到廚房中來看看。有一次，見我在那裏烹調一碗青菜肉圓湯，伊便冷冷的道：

「呀！怪不得我們家裏的菜都變了味了。這白湯的東西，可以用醬油麼？怎麼你長得這麼大，連吃的東西也弄不來麼？」

說罷，伊就此去了。有時我替丈夫編編襪，伊便眼睛睜得極大的說：

「這可以算襪麼？穿在脚上，七皺八皺，叫他還跑得出去麼？嘿！」

伊拿起襪來，看了一看，便拋在旁邊，對我怒目而視。我本來是個什麼也不懂的人，做錯事情，一定很多的；既是如此，何不在這訓斥的時候，明明白白教我，要如此如此做？那就好了啊！婆太太把媳婦兒恨得教也不願教麼？

若單單只有這一點兒事，那我倒也還可以受得下去；伊往往在吃飯之時，當着合家上上下下的人在一起，便嘮嘮叨叨，將我說過不住了。我向丈夫提起此事時，頌棠又是一個性質溫良的人，所以一點不替我設法。我如坐針氈，夜裏在被中泣到天明的日子，是很多很多的。

我母家隔壁酒作裏的女兒寶珠，比我大兩歲，我二人一向很親密的。伊前年嫁了，在我出嫁之前，已生小兒。伊自己的父母，和夫家的公婆，都是好人，所以伊總在平和的空氣中度日。何等福氣啊！我若今日母親尚在世上，到這種時候，就可以去與伊商量，借些主意了。無奈父親是男人家，這種事不中用的，與其向他說了，使他擔憂，還是什麼也不提，讓我獨自忍耐着罷！凡辛苦艱難到了一個常，似乎有些忍得住了。如此在

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中旬，嘉興的父親，忽然有意外的書信來，我讀還沒有讀完，眼淚已如雨那麼下來，雙手亂顫了。

據信中的說話：「一向把店務一齊靠託了管帳的，便是大大的不應該，到有些覺得有弊病時，已經不得了。負債負得破產尚且不夠，我怎麼不驚，向管帳的責問時，他索性逃得不知去向。這個破綻一傳出去，同行中本來一封空信去就有貨物送來的，此刻警戒着一些也不來了。我竟不能不關店咧。你一定要怨我爲什麼不早些通知你，只因我總打算消息不入你耳中，所以延到今天了。」

我想：這裏不知什麼時候會得到這消息啊！我且儘力把他包瞞着罷！但是在丈夫面前，不能不說。這一天晚上，就把父親的信給丈夫看，頌棠大驚。他便在繼母前，託言有生意上的事，赴上海去；其實是赴嘉興去的，就在一二天動身。

住了一夜回來，又瞞着繼母，匯一千元給我父親，父親又有信寄給我，叫我對頌棠道謝；我向丈夫打聽嘉興家中的事情時，他只說：

「沒有什麼要緊，立刻就會弄妥了店中恢復原狀的，你別擔心罷！」

他不肯說出詳細情形來。

舊年一過，在恭喜恭喜的聲浪中，迎接新年了；我的心裏，竟沒有什麼恭喜。

母家的事，似乎已入繼母耳中，很高興的對我說：

「新少奶！你父親的店，聽說不行了，現在的世界，忠厚人是不能過日子的啊！」故意裝得微微笑着，我心臟幾乎破裂了；但也默然把眼淚咽下去。

有一天，裏面一間屋內，有近親六個人，與繼母一同聚集在那邊，商量着什麼話。

這些親戚們共同會議的，必定是重大事件無疑了；不過爲什麼我丈夫不加入呢？這幾天，我丈夫正往蘇州去進貨的。二三天內，就可以回來。難道等不及他歸家，是非常緊急的麼？

丈夫回家後，我一說，他也不知道是商量何事。後來我父親又有兩三次信來給頌棠，我擔着心，不免向他詢問：

「嘉興到底怎麼樣了？」

他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變動，店裏的事，進行也很順手。」

丈夫此話，似乎很可疑。爲什麼呢？他全是空話，沒有根據啊！因此我十分着急，打算到嘉興看一看情形呢；恐怕那可惡的繼母，未必肯放我。我想了這些一樣樣的苦處，心裏更憶念家中了。

從此，親戚們每天總有二三人到來，與繼母在裏面一間屋子內，低聲商量，自然我丈夫是除外的。

四 失蹤

才交二月的某朝，一位四十歲左右有菱角鬚的男子，來訪我丈夫。在書房內不知密談了一回什麼，我好奇心大發，故意立在窗外去假作看庭中之花，打算竊聽，頰棠瞧見